

作家蘇滄桑新作《紙上》，是一本獨特的書。在這本散文集中，作者用近乎社會學田野調查的方法，將自己投身於江南文化曠野中，融入江南大地上的勞作者、古老手藝的傳承者中，為讀者呈現具有強烈陌生感和震撼感的江南。「名為紙上之辭，卻是躬行之獲。」蘇滄桑接受大公報專訪稱，她希望《紙上》能夠成為讀者了解中國南方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，呈現江南的另一種美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帥

紙上之辭 躬行之獲

蘇滄桑《紙上》 呈現另一個江南

《紙上》今年三月出版，至八月已第四次印刷，榮登七月中國好書榜、文學好書榜等多個榜單。這本書收入蘇滄桑的《春蠶記》《紙上》《跟着戲班去流浪》《與茶》《牧蜂圖》《冬釀》《船娘》七個中篇散文，以中國南方珍貴的非遺文化、手藝行當、風物人情為素材，重點選取了造紙文化、蠶桑文化、黃酒文化、越劇文化、龍井茶文化、養蜂文化、西溪文化七種江南傳統文化形態，講述它們的前世今生、趣聞軼事與歷史傳承。

在《春蠶記》裏，跟隨作者的筆觸，讀者能看到一條蠶從幼小蟻蠶，到長大成熟吐絲結繭的全過程，看到它在不同階段可愛的模樣，體會養蠶的樂趣和辛苦。

《紙上》講述的是一種「會呼吸的紙」——元書紙。元書紙是富陽竹紙的精品，是富陽傳統手工製紙品的代表。富陽竹紙纖維密實、薄如蟬翼、柔如紡綉，易着墨不滲染，耐久藏無蟲蛀，微含竹子清香，受到文人墨客的喜愛。紙好，造紙卻不易。朱中華、朱中民兄弟從十六歲開始學做紙，一站十多個小時，一抬臂二十公斤，一天幾百上千次。手藝人在紙漿水裏浸泡四十餘年的手「老繭連着老繭」，「比白紙更白，已看不出掌紋和指紋」。

走向民間的真實體悟

《跟着戲班去流浪》裏的民間藝人，出於對越劇的熱愛，過着流浪奔波的生活，表面看來自由浪漫，可短短幾天，「我」便明了戲班生活的本質絕非原先想像的那麼美好，而是極度的勞心勞力，甚至厭倦。《與茶》中介紹龍井茶採茶、炒茶的製茶工藝，描寫主人公黃建春的堅守與淳樸。《牧蜂圖》養蜂人的生活每天都充滿了艱辛甚至危險，「我」追逐的養蜂人是年屆七十的詩人，他將養蜂遭遇的艱辛，都幻化成生活的詩篇。

《冬釀》則講述「我」與酒的情緣故事，將「我」的成長史和家族命運史浸置於釀酒文化的柔波媚光中。《船娘》聚聚常常徜徉在湖光山色間的船娘，以虹美幼時的視角和行蹤，帶出西溪的歷史人文以及在對虹美夫婦退休後重回西溪的敘述。

蘇滄桑用三年多時間，深入寫作對象的生活現場，和「他們」一起撈紙、唱戲、採茶、養蜂、育蠶、釀酒、搖船。著名評論家、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孟繁華稱，這是作者走向民間的真實體悟，不僅使作者與她的書寫對象有了同呼吸、共命運的情感聯繫。多年以來，文學作品中還

有多少勞動者的身影被歌頌，還有多少勞動者的形象被塑造？當蘇滄桑通過筆墨讓這些默默勞作的人民躍然紙上時，我們才發現，自己與這樣的形象已經久違了。

勞作中的詩意江南

在孟繁華看來，蘇滄桑同時發現了不一樣的江南。過去，人們理解的江南是白居易的《憶江南》，或者是張若虛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、蘇東坡的《望江南》。在文人墨客的眼裏，江南草長鶯飛、花團錦簇、詩意無限。蘇滄桑則在民間和生活中看到另一個江南。

這個江南同樣詩意無限，與歷史脈絡、風土人情和華夏文明息息相關，但是，維護、傳承江南文明的人們，不是在花前月下或茶肆酒樓中，而是在生產實踐和勞動現場中。蘇滄桑書寫的江南生活方式或生產方式，於今天來說，是只可想像、難再經歷的過去。

工匠精神不能消逝

在古時，浙江湖州有「絲綢之府」美譽，湖州的蠶叫蓮花種，絲極好，尤以輯里湖絲最為著名。蘇滄桑在書中介紹，近百年來，世界蠶絲業中心發生幾次大轉移，江南沿海一帶蠶桑業漸漸衰落，在上海世博會結束前，輯里村最後一家繅絲廠也悄然倒閉。十三年前，為蠶桑的未來，國家做出了「東桑西移」的抉擇，漸漸地，「無不桑之地，無不蠶之家」的湖州，養蠶繅絲已淡出村民們的生活。

蘇滄桑告訴大公報記者，在這幾年的深入了解過程中，她對老手藝人們充滿敬意，也充滿擔憂。自己不是反智主義者，歷史選中什麼，遺棄什麼，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一門古老的手藝或活計，可能不可避免最終將消逝，但一個民族的工匠精神絕不能消逝。「我寫過的古法造紙坊因環保問題有可能被關停。不久前，某地一位領導碰到我，特別真誠地說，你放心，不會關的，我們一直在協調幫助，直到解決問題。」蘇滄桑說，她聽了很感動。內地在二〇一六年將「工匠精神」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，把憂患意識付諸行動，是最大的關懷和支持。

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

掃描QR Code 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



▲蘇滄桑近照。

人物簡介 蘇滄桑，散文名家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、中國散文學會理事、浙江省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主任、浙江省散文學會常務副會長。曾獲「十月文學獎」「冰心散文獎」「豐子愷散文獎」「琦君散文獎」等。



▲古法造紙現場。



▲蘇滄桑新作《紙上》今年三月出版，至八月已第四次印刷。

更大力度地介入生活現場

田野調查

「田野調查」雖是社會學範疇，但近年來，一直是蘇滄桑進行虛構散文創作的一種基本方法。到了《紙上》這部散文集，蘇滄桑對生活現場的介入力度更大，程度更深，時間更久，行為更「瘋狂」。

「跟着戲班去流浪」這句話，就比較傳神地反映了這種「沉浸式」的寫作姿態。蘇滄桑告訴大公報記者，寫《跟着戲班去流浪》時，自己剛出院不久，頭頂剛愈合的傷口還在隱隱作痛，身體尚未恢復，但像着了魔一樣，跟着戲班黏着他們整整一個月，與戲班的演員同吃、同住，還裝扮上台演唱了《惜別離》和《葬花》。

寫《牧蜂圖》時，為了追尋三代養蜂人的足跡，帶着血壓計和一堆藥，蘇滄桑遠赴新疆行程萬里，足跡遍及烏魯木齊、奇台縣、江布拉克、碧流河、伊寧、伊犁河谷、果子溝、賽里木湖。寫《春蠶記》時，半夜三點起床和蠶農們一起用桑葉餵養十萬條蠶。

蘇滄桑稱，《紙上》所有的文字，是沾着泥土帶着露珠冒着熱氣的躬行體驗。在田野調查中，江南大地上的勞作者、古老手藝的傳承者，為她打開了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視野，呈現出一個更多維、更立體、更浩瀚的文化時空。



▲凌晨三四點，蘇滄桑跟隨蠶農體驗給十萬條蠶實實實餵桑葉。

面對寫作對象 「不刺探、不打擾」

入鄉隨俗

「養蠶的外婆、採茶造紙養蜂的兄弟、做戲搖船的姐妹、釀酒的叔伯，我對他們充滿由衷的敬意和愛意，在他們面前，我只是一个喜歡寫文章的人，一個穿着打扮和他們相似的中年婦女，一個態度誠懇、特別好奇、笨手笨腳的學生。」蘇滄桑說，對於寫作對象，她盡量「不打擾」「不刺探」，一切順其自然。

蘇滄桑告訴大公報記者，她心裏這麼想，表露在外面，他們能感覺到，於是沒有採訪者與被採訪者的區別，一邊做事一邊聊家常，無意中說出心裏話，都是自然而然的。雖然年齡職業性格不同，有的只是一面之交，但感覺一見如故，「有些心裏話，他（她）也許從未對別人說過，卻對我說了。我很珍惜這難得的緣分。」

筆底的人物對象，現在和蘇滄桑都成為朋友，一直保持聯繫。《與茶》的主人公黃建春，每年春天都給蘇滄桑寄用龍井茶做的紅茶九曲紅梅，他知道蘇滄桑胃寒，告訴她紅茶養胃。《跟着戲班去流浪》裏的賽菊常常給蘇滄桑發微信，問她有沒有回玉環，去她娘家小院看她的父母。

有哪些與不同背景人群打交道的經驗？蘇滄桑的體會是，採訪時要注意形象，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哈登所說，調查者的舉動應像紳士一樣，服飾應樸素大方，舉止要彬彬有禮，不聒噪，不侵擾，入鄉隨俗。尊重對方，用心傾聽，還可以給孩子們帶點小禮物以示友好和感謝。而且，事前要做足功課，比如養蠶，浙江湖州就認為蠶有耳，能聽懂人間話語，因此蠶房不可有淫聲穢語，因此事先了解對方社交禮儀和禁忌就很重要。



▲二〇一九年六月，蘇滄桑（左）跟着養蜂人郭師傅學習蜜蜂分箱。

全套78冊《魯迅手稿全集》在京首發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張帥北京報道：今年是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。近日，《魯迅手稿全集》新書首發式在國家圖書館舉行。《魯迅手稿全集》是經中宣部同意立項，於二〇一七年六月正式啟動。項目由國家圖書館牽頭，聯合北京魯迅博物館、上海魯迅紀念館、紹興魯迅紀念館、廣州魯迅紀念館等魯迅手稿主要收藏機構共同實施。

新版體現「全、精、真、新」

歷時四載，新版《魯迅手稿全集》精印出版，其全套有七十八冊、共計三萬二千多頁手稿，分為《文稿編》《譯稿編》《書信編》《日記編》《輯校古籍編》《輯校金石編》《雜編》七編，較此前出版手稿增加逾一萬四千六百頁。

大公報記者了解到，新版《魯迅手稿



▲魯迅長孫周令飛在首發式發言。



▲《魯迅手稿全集》新書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行首發式。

全集》編輯出版充分體現了「全、精、真、新」的特點。根據近年來國內外手稿學研究成果和理念，《全集》在手稿範圍界定方面較過去有較大延伸，除魯迅創作、輯錄、翻譯的作品手稿外，還將其課堂筆記、古籍抄本、手寫賬冊、單據，以及有修改手跡的校樣稿等多種類型資料納入收錄範圍，力求應收盡收。成稿共收錄魯迅手稿影像三萬二千餘頁，較已出版的手稿增加近一萬五千頁，囊括了迄今所能

搜集並確認的全部魯迅手稿，其中不少資料系初次面世，可稱搜羅齊備，具有突破性意義。

編纂方式更科學，所收錄的每一件手稿都由編校人員細細地加以鑒定、考證和審核，不僅提供了每一件手稿的名稱、時間、數量、尺寸、收藏者等信息，還就相關問題詳加備註，力求為研究者和讀者提供更為準確、專業的資料與信息。印製更呈現原貌，《全集》力爭每件手稿都採用原件高清掃描、按照原稿彩色影印、原大收錄排印，不作修版描潤，裝訂形式採用可將書頁完全展開的鎖線膠裝，使讀者在閱讀魯迅作品的同時，還可欣賞魯迅的書法藝術。

此外，還利用現代信息技術，編製了一套高質量的魯迅手稿數據庫，廣大研究者和讀者將可以更方便隨時獲取、利用魯迅手稿資料。 圖片：大公報記者張帥攝

散文貴在「真」 警惕「無中生有」

真情實感

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莫言很欣賞蘇滄桑的散文，評價其作品中「高的立意，大的思想，都從小處自然得來，不出狂言，不升虛火」，這樣就避免了現在流行的「空、麻、酸、腐、假」的散文病。蘇滄桑表示，作家的作品是在讀者的閱讀中最終完成的，所有打動人心的藝術作品，即使是浪漫主義超現實主義的，說到底不能脫離大地，脫離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的時代。散文的「真」，她的理解是用真誠的口吻與讀者交流，就像農民勞作時低着頭、彎着腰，腳踏在大地上，汗滴在泥土裏，那般虔誠，那般自然。

「有一個清潔工冬天戴手套的細節，我感觸很深：到了冬天，清潔工手上的凍瘡爛了，裂開一個個口子，每次戴棉麻手套，沒法直接戴進去，要先戴上一一次性的塑料手套，再慢慢滑進去。這在清潔工的圈子裏，是一條寶貴經驗。」蘇滄桑說，這是她深入採訪後才得知的，如果閉門造車，是想像不出來的。散文創作，可以有藝術的渲染和誇張，但要「有中生有，而不是無中生有」。